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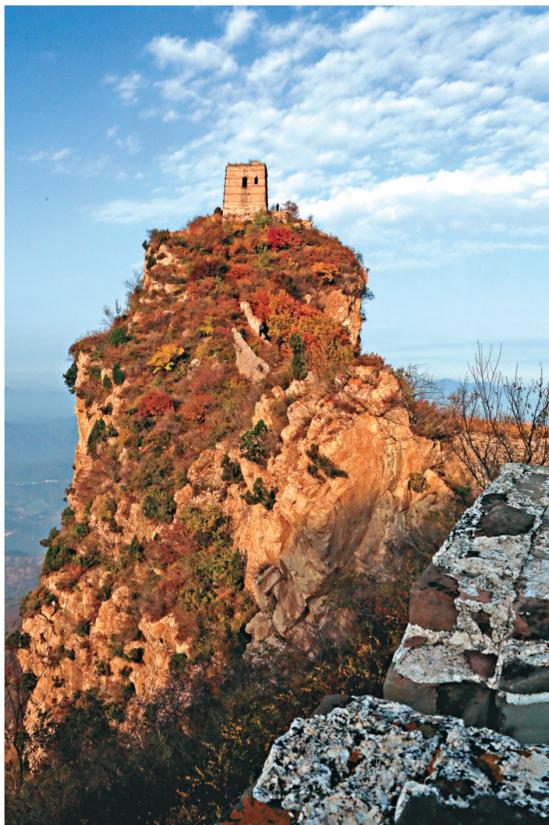
王冰

# 摄影师王冰的

# 长城

# 情怀

□石琪



望京楼

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心中的挚爱,对王冰来说,这份挚爱是长城。数十年来,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道人,自称为“长城好汉”,驾车行程几十万公里,只为了揭开长城那神秘的面纱。

## 2

“拍摄长城,就一个字——难。”王冰如是说。

长城四季更替的美景令人陶醉。每当有雾霭、花开、下雪之时,他的“长城山脚下的线人”就会及时告知。同一处长城,王冰常常去拍摄好几次,只为了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。为了拍雪景,他从哈尔滨驱车到山海关,一路一千多公里,常常是他刚刚赶到,雪就化了。所以有时候,王冰和同伴会提前住在山下的农家里,等待拍摄时机。有一次在拍金山岭长城的时候,他住在山下,阴天不下雪,必须等下了雪才能上山,他足足住了一个礼拜才赶上一场雪,正值寒冬,人冻得就像被猫挠一样疼。

过去,在没有数码相机和航拍器之前,王冰用的是胶片相机,这一套设备,包括胶片相机在内,重量超过20斤,只能靠他的人力背负着上山,充满了挑战与艰辛。后来因为年纪渐长,逐渐力不从心,无法自如地携带这些设备,就需要雇人来背。更难的是,因为胶片相机没有高度,捕捉画面时,他都必须披星戴月地攀登至山巅,寻找那最佳的拍摄高点,并且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。

有一次,王冰与同伴为了拍摄怀来陈家堡的将军楼,凌晨四点钟天空尚未吐出丝毫曙光,他们就驱车驶入停车场,开始了艰苦的爬山之旅。两人趁着拍完就回来,每人就带了一瓶水和一根香蕉,迈着疲惫的步伐,不断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。加上返回停车场取车的时间,他们在山上总共共行了五六个小时,走到最后人都虚脱了。在王冰拍摄长城的过程中,此类情景时有发生。

## 3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拍摄越来越艰难,但他心中的长城情结支撑他走了一段又一段路。这些年,拍摄雄伟壮阔的长城之外,他还关注拍摄“野长城”,所谓“野长城”,就是指没有景区管护的长城,比方说三十二村陈家堡,虽然有长城管护员,但没有巡逻队伍,作用不大。这些未被管护的长城有些由于年代久远,残缺不全;有些土夯的长城已经被雨水侵蚀,濒临坍塌;有些则被大自然悄然掩盖,他曾经去过的一段能够攀爬至山脊处的长城,如今树木茂盛,已经难觅上山的小路。感到遗憾和惋惜之余,他追逐长城、记录长城、书写长城的步伐更加坚定,拍摄了陈家堡长城,双于关长城等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的长城。

## 4

在多年的长城之旅中,王冰不仅遇到了志同道合的“长城好汉”,更结识了许多真实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。在山西省忻州市的老牛湾拍摄时,他遇到了宋瑞珍,年约四十,被称为偏头关守关人。宋瑞珍的祖辈在明代成化年间从山东迁来,镇守偏头关,之后便在此地繁衍生息,再未返回故乡。这个古老的村落——老牛湾,如今已是文化遗址的一部分,而宋瑞珍家则从这里迁移到了不远处的一所新房子,那所新房子是前年王冰来访时他们新建的。在那里,他们开设了一家民俗宾馆,经过两次扩建后,可以接待多达百人的游客。在农闲的时候,宋瑞珍会抓住旅游旺季的机会,在黄河上驾驶游船供游客游览。

如今,王冰有一个新的目标:用他的相机和笔记本,记录下这些与长城共存的人们。他的旅程不仅仅是探索这座伟大建筑的历史和美学价值,更是深入到生活在它脚下的人们的生活之中,捕捉他们的故事,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。

那天晚上,在礼堂土黄色的灯光下,谢文利老师激情地讲着诗歌,从古到今,从中到外,眼镜后的目光炯炯地望着我们……

那一晚,他略带些许辽宁口音的语调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响起。

我到长春,和舅舅说起谢文利。



金山岭残楼



老牛湾

本版摄影作品作者均为王冰

# 文坛再无谢文利

□王宏波

舅舅是20世纪60年代初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并留校的,早于谢文利三四年毕业,是正经的师兄。

他说:我知道这位诗人,很有名的诗人。你的那位潘舅舅是他同班同学。

我因为在舅舅家,凡舅舅的同志、朋友皆称舅舅。

潘舅舅潘志才吉林大学毕业后,在吉林省委工作。

他的家我是去过的,在东朝阳路一条安静的街旁一幢灰白色的日式小楼里,他戴着一副眼镜,总是笑呵呵地说话唠嗑。

那次我去长春时,他外出搞调研去了。

我再去长春时已是冬天,在一个雪后的晚上,舅舅陪我去看望这位潘舅舅。我们在聊天时,说到了谢文利。

他一听他的这位老同学,眼睛一亮,笑呵呵地说:这是一个诗人!

他看我对他的这位同学很是崇拜的模样,就说:我给他写一封信,回去你去看看他。

回哈尔滨后,我在阿什河街上的团省委的那座办公楼,找到了那时还叫《黑龙江青年》(后改为《新青年》)杂志社的办公室,再次见到这位诗人——谢文利老师。

他坐在面墙的办公桌前的椅子上,笑呵呵地迎接我,热情地让我坐在他邻桌的那把空椅子上,看着他老同学的信,问这位同学的情况。

他右面那个大窗户照进一片午后的阳光,这片阳光又把外面窗台的落雪洁白之光折射进来,使阳光有了一层好像经过过滤一样纯净的光芒。

他说:你写诗?那就要多读别人的诗歌作品,中国的外国的诗人多如繁星,只有读多了,你才有坚实的文化基础……

他说:我在哈尔滨工人文化宫有一个诗歌创作学习班,你可以去听听……

从那天我就正式认识了谢文利老师,也是在那一天认识了和他一个办公室的王显尧、许长军等。

我还真的到他在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诗歌学习班去听课了,那个教室在一楼,窗户临着中山路。

后来我在单位党委宣传部工作,又兼职机关团总支书记,在和省市新闻单位密切联系的同时,和《新青年》(原《黑龙江青年》)也建立了联系,成为他们的重点通讯员。每当写完稿子,我都要蹬着自行车从新阳路经纬街再蹬上彩虹桥,从一曼街经过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校的大墙,拐到阿什河街,一路风般地来到《新青年》所在的办公楼,在三楼的杂志社见到他们,是要见到谢文利老师,他的脸上总是堆满笑意,说:又来送稿子?

有一年的春天,《新青年》杂志社和《中国青年报》联合在江北太阳岛上的“青年之家”举办了共青团基层干部文学新闻写作培训班,由这两家

的编辑记者讲课,在这里我认识了梁玉民、柳松、隋铁磊、张晓明等文友。在三月的春风里,我们如大树上泛出的鹅黄的嫩芽,在这几位老师的辅导下,像汲取阳光雨露一样学习了更多的文学、新闻的知识。

在学习期间的每天晚上,都要举办舞会等文艺活动,隋铁磊模仿著名哑剧表演艺术家王景愚表演的《吃鸡》赢得了热烈的掌声,让谢文利、王显尧等笑得前仰后合,我们还戏谑地把《中国青年报》驻黑龙江省记者站长雷收麦和谢文利、霍华民、由玉章等老师的姓名编成歇后语,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这些都是青年时期和谢文利老师有过的往事。

后来,我被调到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工作。不久,谢文利老师也到了另一家杂志社工作,在一个夏天我还到地处南岗区崇德街的一所楼里看望他。他仍是在抽烟,仍是谈笑风生。

在以后,我知道他都是在忙着,所忙的都是和写作和文学和诗歌有着紧密关系的,从小学生抓起,进行写作的启蒙教育,并且硕果累累,培养了一批批小作家、小记者。

一时间,他的声望在教育界如他当年写诗一样,再次产生轰动效应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个落雪的时节,著名的诗人、教育家、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词作者公木先生逝世,作为他的弟子谢文利到长春吊唁这位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,回来后写了一篇满怀深情的回忆文章。

因为我和公木先生也有着深厚的情谊,看到谢文利老师这篇回忆是深有同感的。

很久没有见到了,再见到是在2020年初,参加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代表大会,在红旗酒店环球剧场的会议报到处,他仍是瘦瘦的身体,仍是黑眼镜框后温和的目光,仍是那一脸平和的笑容,只是他的手上没有再夹着冒着缕缕青烟的烟卷……

他没有了当年的那种玉树临风,但有了一种老树弥坚。

我们约定春暖花开,约王显尧、许长军、柳松、隋铁磊、梁玉民、张晓明等朋友相聚,不想新冠疫情打断了我们的约定,一等就是三年……

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激情,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难以忘记的。

诗人谢文利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人物。

我给谢文利打电话,问他谢文利老师的情况,他说:“谢先生是在10月14日下午走的,享年81岁,16日给他送行远方。当时,我根据家属的意见,就没有通知各方,只有诗人李方元去送别……”

写到这里,该收笔了,那么这篇文字的标题呢?我想就用谢文利先生的挽联那句,稍作“篡改”,以纪念这位诗人——哀哉,世间文坛再无谢文利。

# 落叶

□陈晓林

人是离合,岁月有荣枯,叶子如人,也如岁月。

少年时光,我住在山海关外的一个军队大院,院里有一片片林木,以杨树、柳树和榆树为众。每到秋季,树上树下,一片金黄。那时,我喜欢落叶,还捡拾一些不同形状的叶子,夹在书里作书签。

到了花甲之年,我依然憧憬于秋韵。可落叶的时节,毕竟不同开花的季节,此时的心境毕竟不同少年,看着叶子一片片落下,似生命之书一页页翻过,感同身受,心有戚然……

我曾写过一首《秋之吟》,在我眼中,秋是一部丰收曲,半阙葬花词:“吟唱金灿灿的秋/也拾起枯黄的叶/吟唱爽爽秋风/也感受凄凄秋凉/秋是炎炎烈日的终结者/秋是漫漫冬季的通行证/秋是人生的盘点/欢乐中有淡淡的忧伤//我们赞美秋/是赞美一生的辛劳/我们拥抱秋/是拥抱成熟稳重的兄长/我们享受秋的恩赐/也体谅秋的一天天衰老……”

见惯了起起落落,叶子倒

是坦然如常。它知道,在高枝,只是勾留,沉入泥土,方得始终。

比起落叶,我的诗似乎少了些许洒脱,多了些许矫情,这似乎与军人出身的我不合。

叶子的本色是绿。绿色代表清新、希望、环保和生命。叶子的每寸纹理都藏着春天,有花,它甘为陪衬;无花,它亦坦荡。落英缤纷,又铺陈了秋的辽阔。

从植物学角度,叶子还是植物的营养器官之一,斜生于枝茎之上,有同化、呼吸、蒸发等功用。

纵然羸弱的身躯背负如此重大,叶子也从不矜,更不自哀。你看它,有没有春风都招展,下不下秋霜都落地。绽放时,无需赞美。飘然落下,也悄无声息。

叶子从萌芽那一刻始,就知道了最后的结局,可还是一丝不苟,走完生命的旅程。

这让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马丁·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名著《存在与时间》里阐述的生命意义的倒计时法——“向死而生”。趁生命还未终结,

把能量发挥殆尽。

放翁有诗:志士凄凉闲处老,名花零落雨中看。奔七之人,病魔缠身,日渐老迈,死亡二字不时萦绕脑际,难免时有沮丧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想,我们也有过年轻时的浪漫,成功的快慰,跌宕起伏的人生,让乏味的生活多了色彩,多了谈资。

人生的变化是拉不住的。你看,落叶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季节。只有成熟的叶子才配落下。落叶,是揖别,也是重生。

叶子是带着欣慰和期许走的。走也不离根,回来时,又是一片葱茏。



箭扣长城



龙头新闻 2023 龙江文旅 妙赏频道  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